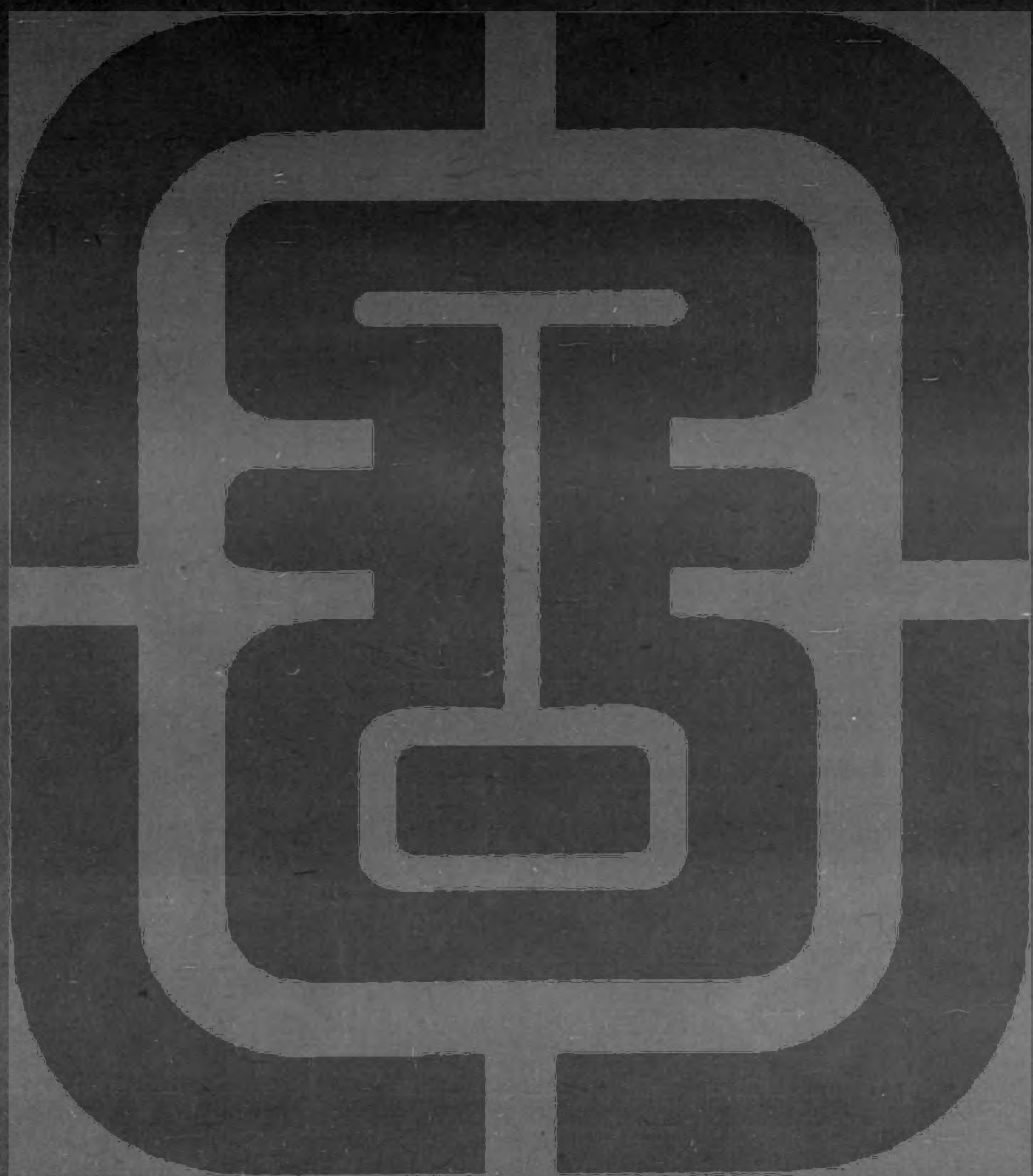


84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四首

李于鱗先生傳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當其業成時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有滄溟先生者而自其六七友人居恒相字之故其為于鱗獨著于鱗之先世濟南歷城人父寶以貲事德莊王為郎善酒任狹不問家人生產繼娶於張夢日入懷而生于鱗于

鱗生九歲而孤其母張影相弔也旦緝纊不足以資
 脩脯而自其挾用請益塾師為之遜席者數矣補博
 士弟子與今左長史許君邦才少保殷公士儋結髻
 亂交晉江王慎中來督山東學竒于鱗文擢諸生冠
 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詁學問側弁而哦若古文辭者
 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于鱗狂生狂生于鱗夷然
 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亡何舉其省試第二
 人三年始成進士試政吏部文選司其明年移疾歸
 久之疾良已同考順天試獲竒雋居多又明年授刑
 部廣東司主事于鱗既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

可一世學而屬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為
 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狡狴者耳不以規矩
 不能方圓擬議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氏檀
 弓考功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據其華
 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作者
 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于鱗師心而務
 求高以陰操其勝於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駭與尊
 賞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間言盖于鱗
 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
 變而才各至故于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風授

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為篇篇得而為句即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入于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語為天地所秘者創出於胸臆而不為異亡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徧之調于鱗以全收之即其徧至而相角者不啻敵也當于鱗之為主事遷員外郎以至山西司郎中曹事寢以劇守文法無害而其業日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屬于鱗藉藉公卿間然于鱗竟無所造請干贄不為名計出曹一羸馬蹙蹙歸杜門手一編矣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譽不佞世貞及吳舍人國倫宗考功臣相與切磨千古之事于鱗咸弟蓄之為社會時有所賦咏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也于鱗雅不欲以刀筆見長然其聽讞最號公平柄臣子銜邊帥不通賄中以法欲置之死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功名致大將俄出守順德問所以守順德者于鱗曰使吾僕僕途道事嚴客希鞞鞠臆睨上官之色而進之則俱有所不能晨興坐堂皇揖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為興除脫若承蜩矣于鱗之守順德可一載所不報最則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或未之見也奏記臺使者手自削牘牘多古文辭語為其名高也者而已之然于鱗

曷曷自濯洗勤於大要居久之政聲流通三輔前後尉薦亡慮數十隣郡嚴事于鱗若大府以故得請白媮志嘗蠲馬牧地垂三千金留永濟倉粟毋灌輸京師以餉戍卒裁將作供比真定丁之二益永年傳於沙河邯鄲界中寬二邑力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又移巡司黃榆嶺為晉趙關前後爭得之臺使者毋以難也于鱗又謂京師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汴趙邊河百里而近者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浮於河達京師緩急一策也時頗疑之滿三載贈郎寶如于鱗官毋張為太恭人尋擢陝西按察副使視其學政于鱗謂陝古西京也先朝士大夫北地外多陽浮慕古文詞而時離之思以實反其始有機矣亡何其鄉人殷中丞秉督撫以檄致于鱗使屬文于鱗不懌曰副使而屬視學政非而屬也且文可檄致耶會其地多震動念太恭人老家居遂上疏乞骸骨拂衣東歸吏部才于鱗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柰何為特請予告故事外臣無予告者僅于鱗與何仲默二人耳于鱗歸則構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曰宅無所溷吾目也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于旄屏息巷左納履錯於戶柰于鱗高枕何去亦毋所報謝以是得

簡貴聲而二三友人獨殷許過從靡間時徐中行亦
罷官家居坐客恒滿二人聞之交相快也于鱗乃差
次古樂府擬之又為錄別諸篇及它文益工不蹉而
走四裔然居恒邑邑思一當世貞兄弟曰大兒孔文
舉小兒揚德祖吾其季孟間哉而世貞則挹損不敢
以鴈行進也大司空朱公衡時巡撫司于鱗間迫起
之為置酒懽甚自是諸公推轂于鱗者相踵而會

今上初大徵召者碩于鱗復用薦起浙江按察副使
嘗視海道篆按覈軍實一切治辦俄遷布政司左叅
政奉萬壽表入賀道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

于鱗來鼓舞相慶而于鱗亦能摧亢為和圓方互見
其客稍稍進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
病困久之小間尋暴心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
雪樓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駒博學能文章有父風

王子曰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其旁睨千古
欲凌而上之乃至不得盡廢其遺要之創獲之語煨
煨象表者不虛負也或謂其聲不暢實位不配望壽
不竟志以為恨夫漆園玄亭杜門著書而生寥寥者

豈一于鱗也籍令台鼎足重李生彼夫屈宋兩司馬
幾先得之矣無涯之智結為大年日月經天光彩常

鮮嗚呼何恨哉

文先生傳

余讀太史公叙致九流顧獨不及文章家言詎藝乎
哉誦者少其貶詘節義然至於傳田叔司馬相如抑
何其詳疊厭志也范詹事為漢書稍稍具列獨行文
苑稱有尚矣夫余自燥髮時則知吾吳中有文先生
今夫文先生者即無論田峻孺裔夷至文先生嘖
嘖不離口然要問以其翰墨得之而學士大夫自詭
能知文先生則謂文先生負大節篤行君子其經緯
足以自表見而惜其掩於藝夫藝誠無所重文先生
然文先生能獨廢藝哉造物柄者不以星辰之貴而
薄雨露卒亦不以百穀之用而絕百卉蓋兼所重也
文先生者初名璧字徵明尋以字行更字徵仲其先
蜀人也徙廬陵再徙衡為衡人至元而有俊卿者以
都元帥佩金虎符填武昌次子定聰為散騎舍人定
聰次子惠為吳贅遂為吳人惠子洪為涑水教諭教
諭子温州守林則先生父也先生生而外椎八九歲
語猶不甚了了或疑其不慧温州公獨異之曰兒
晚成無害也先生既長就外塾穎異挺發日記數百
千言嘗從温州公宦於滁以文贅在臬郎中莊公讀

而竒之為詩以贈然先生得其緒於門人往往舍下學而談上達因絕口不名莊氏學歸為邑諸生文日益進年十六而温州公以病報先生為廢食挾醫而馳至則歿三日矣慟哭且絕久之乃蘇郡寮合數百金為温州公賻先生固謝不受曰勞苦諸君孤不欲以生汙逝者其郡吏士謂温州公死廉而先生為能子因脩故郤金亭以配前守何文淵而記其事先先生服除益自奮勵下帷讀恒至丙夜不休於文師故吳少宰寬於書師故李太僕應禎於畫師故沈周先生咸自愧歎以為不如也吳中文士秀異祝允明唐寅

徐禎卿日來遊允明精八法寅善丹青禎卿詩奕奕有建安風其人咸跡弛自喜於曹偶亡所讓獨嚴憚先生不敢以狎進先生與之異軌而齊尚日懽然亡間也俞中丞諫者先生季父中丞公同年也念先生貧而才先生欲遺之金謂曰若不苦朝夕耶先生曰朝夕饘粥具也俞公故指先生藍衫曰敝乃至此乎先生佯為不悟者曰雨暫蔽吾衣耳俞公竟不忍言遺金事一日過先生廬而門渠沮洳俞公顧曰通此渠若於堪輿言當第先生謝曰公幸無念渠渠通當損傍民舍異日俞公自悔曰吾欲通文生渠奈何先

言之我終不能為文生德也先生業益精名日益重
 寧庶人者浮為慕先生貽書及金幣聘為使者及門
 而先生辭病亟卧不起於金幣無所受亦無所報人
 或謂王今天下長者朱邸虛其左而待若不能效枚
 叔長卿曳裾樂耶先生笑而不答亡何寧竟以反敗
 於是尚書李公克嗣撫吳中薦先生於朝而先生亦
 自以諸生久次當貢至京吏部試而賢之特為請超
 授翰林待詔翰林楊先生慎黃先生佐吏部薛君蕙
 名能博精負一世才以得下上先生為幸大司寇林
 公俊尤重之間日輒為具召先生曰坐何可無此君
 也先生為待詔可二年脩國史待經筵歲時上尊

幣所以慰賜甚厚然居恒邑邑不自得上疏乞歸寢
 不報又一年當滿考先生遂巡弗肯往再上疏乞歸
 又不報亞相張公者温州公所取士也用議禮驟貴
 風先生主之先生辭而上相楊公以召入先生見獨
 後楊公亟謂曰生不知而父之與我友耶而後見我
 先生毅然曰先君子弃不肖三十餘年而以一字及
 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先君子友也竟
 立弗肯謝楊公悵然久之曰老諄甚愧見生幸寬我
 至是楊公與張公謀欲遷先生而先生愈迫欲歸至

丹州山人集 卷之二十三 世經堂刻

三上疏得致仕御史鄭洛請留先生為翰林重朝論
躋之先生歸杜門不復與世事以翰墨自娛諸造請
戶外履常滿然先生所與從請獨書生故人子屬為
姻黨而窘者雖強之竟日不倦其他即郡國守相連
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填溢於里門外不能博先生一
赫蹠而先生所最慎者藩邸其所絕不肯還往者中
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前是周王以古鼎古鏡徽王以
金寶甌他珍貨直數百鎰贄使者曰王無所求於先
生慕先生耳盍為一啟封先生遜謝曰王賜也啟之
而後辭不恭竟弗啟四夷貢道吳門者望先生里而

拜以不得見先生為恨然諸所欲請於先生度不可
則為募書生故人子姻黨重價購之以故先生書畫
遍海內外徃徃真不能當贖十二而環吳之里居者
潤澤於先生之手幾四十年先生好為詩傳情而發
娟秀妍雅出入柳柳州白香山蘇端明諸公文取達
意時沿歐陽廬陵書法無所不規倣歐陽率更眉山
豫章海岳抵掌睥睨而小楷尤精絕在山陰父子間
八分入鍾太傅室韓李而下所不論也丹青遊戲得
象外理置之趙吳興倪元鎮黃子久坐不知所左右
矣先生門無雜賓客故嘗授陳道復書而陸儀部師

道歸自儀部委質為弟子其最善後進者王吏部穀祥王太學寵秀才彭年周天球而先生之二子彭嘉亦名能精其業時時過從談推執文品冰石記者舊故事焚香燕坐蕭然若世外而吳中好事家日相與載酒船候迎先生湖山間以得一幸為快雖孺子亦習知先生名至市井間強勉為善者其曹戲之曰汝豈亦文某耶先生事其兄奎恭甚內行允渟固與吳夫人相莊白首也生平無貳色足無狹邪履貧而好施周人之急甚於己見以為峻潔自表而待人溫然無少長無敢慢至九十猶矍矍不衰海內習文先生名久幾以為異代人而恠其在謂為仙且不死已未為御史嚴杰母書墓誌已擲筆而逝翛然若蛻者諸生奔訃上其事臺使者祀先生於學宮先生詩文集若干卷有甫田集行於世丈夫子三人彭為國子博士嘉為吉水訓導臺先卒諸孫魯中多賢者

王世貞曰吳中人於詩述徐禎卿書述祝允明畫則唐寅伯虎彼自以專技精詣哉則皆文先生友也而皆用前死故不能當文先生人不可以無年信乎文先生蓋兼之也先生晚而吳中人以朱恭肅公希周並稱夫朱公者恂恂不見長人也何以得此聲先生

我亦可思矣余嚮者東還時一再侍文先生然不能以貌盡先生而今可十五載度所取天下士折衷無如文先生者廼大悔與先生之子彭及孫元發撰次其遺事

盧柟傳

盧柟字少榎一字子木大名濬人也其先世業農穫則什一而息之故以貲雄於鄉柟少負才敏甚讀書一再過終身不忘父為入貲太學上舍數應鄉試罷免歸柟才高好古文辭不能頰而就繩墨為博士諸生業以故試輒不利而聲稱奕奕在薦紳間著也柟

為人跣弛不問治生產時時從倡家遊大飲飲醉凡弄酒罵其坐客毋敢以脣舌抗者而又豪歌詩當所得意下筆數千言立就客咸咋指遁去竟用是敗濬令某者數刻深名法家言於文非能好之陽浮慕之以張吏術耳謂柟邑諸生才得相從事幸甚柟亦欲借令謬恭敬為相得極歡令嘗從容語柟吾旦過若飲柟歸與翁媪益市牛酒夜共張至旦室邑子相戒盧生有重客門之履相蹈也而會令有它事日晏不來柟愧且望之斗酒自勞醉則已卧報令至柟故徐徐出坐久之柟稱醉不能具賓主令恚去曰吾乃為

儻人子辱愧見其邑長者邑人素惡柵者為柵讒曰
是嘗見令君文而咲且唾令益怒亡何柵干擷其後
夫得伏麥以為盜也榜之役夫被酒自理而聲強柵
復加榜焉旬日矣役夫夜壓於墻隕事聞令令色動
曰嗚噫是復能倨見我耶匿役夫所繇死狀當柵抵坐
獄具上報可柵既已坐大辟繫獄又令仇之故母敢
為稱寃者而會柵鄉人間嘗侍飲不遜柵目攝之去
已來為獄吏夜縛柵格董之數百臀踵悉潰爛且死
矣吏以他事罷得不死乃感慨折節益讀其所携書
著幽鞠放招賦以自廣其幽鞠曰盧柵既用事逮繫

濬獄與幽囚伍脅憤迷惑日霖日月不知晦朔仰
天太息曰嗟噫聖人脩身晉道立命不貳賢者
推運循理以定所天顧柵微眇離茲憲網問諸
造物而已因作賦以自廣其辭曰帝顓頊之嬋
媛兮皇波汪乎姬姜儻海岱蜿蜒於北陬兮靈宗
嘉牒於范陽暹雲雷之霍灑對兮踈蹠改南服淑
浚土作其美兮躡康侯之芳躅皇傑梧董道以
迪惠兮母氏靜約而告育曰余夢文杏霍翫於霄
漢兮芙蓉暉而尚粹溘焱焱儵而進兮應龍鬣鬣而
下恥偵蚋虬以舐談兮頷乞攫而速喘億錯指以羣

號兮朋駉駉而決背倏恍恍以殞虛兮覺懷妊而因

基此柁母陳夢寒余降於衛許兮幻好姱而岐嶷炭青

雲之偉冠兮挾長劍之陸離朝晞余髮於崑崙兮暮

濯足於咸池擊招搖以為祛兮履彗星以為綦余長

喟其歷之未瑰兮酌脩余之菲芳裁薜荔以為衣兮

衷芙蓉之翠裳集菌蔭以為藉兮糝杜蘅以為糒揭

旌於蘭皋兮稅駕乎芳之塘余迅滅鞞以高舉兮汨

鍛翮而填隕謂曾參之殺人兮談市虎而成隕蒼蠅

習習其貝錦兮魚目效明月之璀璨嫫母愁以姱嫫

兮擯西施之頰媿而目珣塤虺佚佚於几筵兮戈鋌

森森以割余目既阨余之倅麕兮又譟之以鈇拳抵

曼睩彼犴狴兮桀血斷而封矚宵闐怒以踣踞兮視

將躩踞而矯鵠檻糝蠕以黜軋兮棟屈蠖而鬣翳縲

纏纏於伏棧以苦余兮仍反接而窮臂耳嘈嘈若有

聞兮何迤迴而怫悞目炯炯以或見兮佇鏗勿而復

曠神軼氛習習以涸漭兮精憧憧而往來覺塊然滯

此一方兮心惇惇而增哀鼯鼠淫啜以齒余髮兮魑

魅含睇而毡毳儻品相喃以對泣兮御糾糾而呵

護般逮余兮紛脛繫鵬鳥之巢蚊睫兮焉能戰此軀

也枕雕虎以燕憇兮又誰知不我虞也悲時畧之過

邁兮曜靈忽其西藏微霜淪而下降兮恐瑶草之不
芳高駝志乎雲中兮桀精氣而相伴王喬衙衙而弗
顧兮赤松告余又荒塘行偶偶獨日暮兮安放乎不
死之鄉橫衝波而微舟楫兮天吳搖首而振怒歷太
山之坎軻兮魍魎齧眇以當路猿狻蹩以在柙兮雖
輕捷其焉去鳳凰之罹罽羅兮縛菱菱之華羽抱鬱
軫以顛處兮呼蒼天以為直成五嶽與嚮服兮俾河
海使聽殛咎繇遠以不聞兮玄武違而莫惻何羣神
之曲豈豈兮靈炳耀而罔恤夫余既不能蟬蛻於茲薰
穢兮眇藥風而長驚心結思於大荒兮魂晃晃而上
度激青雲之霏霏兮飄風回而霽霧載玉女於後乘
兮飭豐隆以先路羲和儼以駮桀兮望舒翥而傲御
征輕輶之闐闐兮八鸞鏘鏘以迥步承雲霓之氛靄
兮靈旂繽紛繆虬乎翠羽挹朝霞以為飧兮吸沆瀣
之精英漱華池之飛泉兮聆鈞天於帝庭素女涕泣
以淋浪兮間絙瑟而咿嚶處妃歛歛以結軫兮潛咨
語而沉情余凌軒虛而佚蕩兮將擊結乎參光撰余
轡而駝騁兮問元化於勾芒採參秀兮眺瀛洲之微
茫弭余節兮聊解珮乎扶桑睇南州以凌厲兮嘉桂
樹之叢叢召風伯以驅燠兮謁炎帝於清宮何蒼梧

之翳靄兮重華穆以揚靈湘密鱗而瀧瀆兮貳妃胡
為而弗從決白門以西望兮覲蓐收於金樞氣浩浩
以莽曠兮薄睭眩而誰須觴王母之僊姝兮狹瑤池
之芳都指玉勝以為約兮歌白雲以相愉荃既締余
以好艾兮絕弱水而進輅齊玉轂之礲礲兮指寒門
而並駑軼鍾山之幽黠兮令照之以燭龍召玄武為
備禦兮勾辰翼乎紫宮託鷺鳥為之先後兮問太乙
之繚垣靈剡剡以黝約兮鳳凰承旂而飛軒雷師礮
礮轟礚礚以震盪兮烈缺閃爍而施鞭護顛頂以堪余
兮闐咤噁而俾還卒攬涕反此舊都兮潔筵篲從卜

乎巫咸曰天地無隘兮物無終始變化互渝兮幹流
遷徙形氣轉薄兮或浮而沉造化沕穆兮禍福無門
聿性命之難言兮誰知其極萬物糾以霧盪兮又安
所止息惟大人齊物我兮以天地為廬舍總山川於
毛髮兮騎日月以為馬夫有虞之潛歷阪兮當曆數
之在躬夏后胼胝而陟大寶兮季有光於黃熊震龍
爨而下積兮顧駕禍於周庭白魚躍以膺大命兮劉
氏顯而有功奚伍羊以自鬻兮由余振於西戎尚鼓
刀於海濱兮仲父射鈎而桓榮仲連談笑以却羸兮
胥重繭而存楚條相后而餓死兮贊搖筆以光輔墨

不黔以衛道兮孔轍旋而微伍光狷介以自湛兮夷
顛頷而振古夫道固無涯涘兮行焉知其所如惟恬
澹與家漠兮斯貞人之攸居從委命而樂流兮遊廖
廓之鄉忽喪我而無是兮觀泰初之茫茫余託蜉蝣
與遊兮曾日月之徜徉忽歸魄於玄壤兮又何足傷
勉脩余之俶服兮珮芳澤之幽蘭紉揭車之落英兮
襞泣離與射干飾翡翠而綴珠被兮爛的皪而千眠
組綺縞而飄颺兮下結之以雙璠余媲美而自鑑兮
何媒妁之可攀夫君眩而弗御兮亦余心之媿媿系
曰天地緼綸何時明我欲見之心徬徨輾轉懷憂祗

自傷超軼絕世窮大荒帝極洪洞不可量緘悲歸來
卜巫陽勵志肥遯含大章獲我所思樂無疆放招文
多不盡錄居頃之盜行剽迫柵父自剄死燒其廬子
錢家咸負貸不償柵固已壁立矣今亦更悔念魚肉
廬生何酷耶陰稍稍寬柵拳有所讐詩辭呼使從獄
具草草上予酒肉食飲洗沐尋令去濬為大官事益
解而故人謝榛先生者携柵賦游京師貴人間絮泣
曰天乎冤哉廬生也及柵在而諸君不以時白之乃
罔罔從千古哀湘而吊賈平陸先祖吳人有心計俄
謁選得濬令至則首為更爰書上論鬼薪輸作三歲

盧柟既出獄家益貧乃為九騷謝陸令而謝榛先生方留滯鄴柟走謁之因上賦趙王趙王覽而竒其文立召見賜金百鎰於是諸王人人更置邸延柟柟則稱客坐右坐握麈尾辨說揮霍數百千萬言風雨集而江波流也鳴毫颯颯儵忽而為辭若賦各得以意去既酒醉故態畢發罵其坐人則人人掩耳走避柟竟亦不自得罷還顧橐中所餘金幾何趣付酒家也頰嘖嘖咎柟不顧曰天生盧柟為女曹地耶吳人王世貞治獄大名飛書大任山中勒邑吏具筆札受柟所著集若干卷柟故亦慕稱世貞嘗為文托謝榛先生致之不達至是見世貞郡臺把臂為布衣飲三日酒語慷慨恨相見晚也世貞序其賦畧曰余跡盧柟所邁逢及狀貌殆中庸人耳既稍得其古詩歌行讀而小異之至讀諸賦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三問家言忠愛排側怨而不怒悠然詩之風哉長卿務以靡麗宏博旁引廣喻其要歸卒澤於雅子雲謂之從神化來耶然自東京而下蔑如也諸儒先生號名能文章家柟何取其所論著兩姑韻之以為賦若茲乎哉即盧生所就幽鞠放招凡三十餘篇其概不得離津筏而上之然而大指可諷也窮天地之紀采人物之

變與夭喬走飛之能經緯臚列假二三能言之士如
宋王景差者蟬緩於左徒之門豈其先柀而室哉柀
既以別世貞去南游金陵陸光祖為祠部郎留月餘
走越歷吳母所遇還益落魄嗜酒病三日卒
王生曰柀未死前生一歲妻死二女其一踰二十不
嫁柀死時世貞方坐家難浮繫長安邸中不得其狀
也其文辭散失母收者故為之傳其行略欲令後世
知有盧柀耳子亦愚鮮量矣柀不邁邑令家不破亡
然其文辭亦不工嗚呼世寧獨一令哉

陸叔平先生傳

蓋吳有隱君子陸叔平先生其人黃綺者流而不能
盡掩其才執以少見於世世亦慕說之而莫有能名
其德者余故為傳之君名治叔平其字先世由汴徙
吳之包山梅梁里後徙郡城遂家焉至君益轉徙支
硯山中然不能忘包山榜其齋廬學者因遂稱包山
先生云而君之高祖有為長山丞者世世受儒至君
父銘起家遂昌訓導遷司樂清教不赴故文待詔徵
仲高其節為之誌其墓君生而穎朗工治經義自其
在諸生行數獲僑餼學官廩與太原王履吉王祿之
相下上然挾以試應天輒不第而中好為古文辭去

時尚益左君之為古文辭要以自媮適情志而已絕去一切酬應然亦竟用是有聞至其於丹青之事尤心通所傳寫山水折衷勝國四名家奇偉秀拔時出創意點染花鳥竹石往往天造熙荃而下所不論也君既久困諸生不欲糜學官廩數上郡請罷去而郡守林懋舉溫景葵王道行諸公咸推君才為後先奏記督學御史御史雅已耳君名又難三郡守下書慰勞令毋煩諸生試餼如故而君不自得益欲罷去會君之從弟洽嘗受經君當貢遜不敢先御史遵遂檄君貢君又固讓不受御史乃更下書郡邑曰貢士者

為縣官薦才實亦以表勵風行非直論資校年也諸生治博洽躬行孝友敦睦以先其弟執經交讓縮足榮軌吾甚嘉之其令以貢士歸仍表棹楔稱褒獎恬退至意君自是治處士服益堅卧支硯不出矣君為人長頤秀眉目動止雅儒驟即之落落穆穆也徐而察之溫如也已徵其談說古誼推風雅便章花月纒纒忘倦支硯故晉高僧道遺址君廬在其下雲山四封流泉間之豐陸廣場地宜田圃衡門低庠不可托乘容膝之外皆藝名菊菊多至數百千本它奇花木日南蒼梧萬里之種宛轉募致之手自封殖灌溉剪

別妙得其候歲時佳客過從即迎致花所出家釀酒
之割蜜脾烹笋萌釣采之鮮頗指滿案雅歌留連竟
日客不能舍去或非其人而強造者以一石支剝琢
戒豎子不聽應也郡守蔡公國熙脩鄉飲禮悉汰去
其凡者首致君為重賓至後李守鍵愈益推延君君
賢其意為一再赴而已海內益知陸君而所親厚又
稍稍出其繪事好事家禮懇懸購者踵相接然絕不
得以利動君君意有所許即不待數數請也自樂清
公歿有庶子女五人而幼皆養君所以時室家之其
視君猶父也寡姊之歸吳者貧無後迎致家穀之歿
而歸葬於吳憫其鬼餒也為從祀於陸至今鄰有楊
指揮者署衛事雅與君善衛故有羨貲為軍興不知
何時亡去但有籍在每御史來按覈輒索私金以應
金輒隨御史往最後御史得其狀以為楊指揮者寔
盜之大具獄以待而楊貧甚計無所出君欲傾家為
之緩不及事會鄉人有罷官歸者富而雅重君君多
許子息以貸得金走御史所報羨貲在卒以楊指揮
免金自是為官有君竟代償矣而楊指揮卒於窶君
復為治冢封樹素衣冠謝弔客客自愧弗如故人顧
正叔者才豪士也嘗結君布衣驩而自其罷浙幕官

歸家日以困避徙深山中謝絕交往君微得之為歲時遺致饋醪且死以身後屬君君行哭求所善毛生墓旁地以葬正叔凡再感竒夢托謝鄉人人益稱賢君矣君既隱支硎其樂清公所治吳城里二宅大出其橐裝剏其先祠屋右栖神靈左藏祭器謁文記之以屬其弟沼且推其旁第舍悉授之曰而世世供事桑盛也君與沼同居怡怡至老不忍析而樂清公所遺田產不以予其子而予沼君今年七十六矣神明不少衰一日攜王子穉登狀來請曰與公生幸相當公不及我日而傳我即不諱目且不瞑不佞蓋嘗過支硎從君遊竟日又君圖桃源記遺余所謂不待數數請者也

贊曰以陸君之文技足自奮於世何至晦匿深山中跡其推財借軀赴人之急而驟異之要之孝友內備恬不見是君豈其沾沾任俠人哉廢幾古所稱仁心為質者歟乃至謂不佞云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孔氏蓋記之矣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十三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洞庭漁人傳

洞庭漁人者華容孫宜仲可也踰冠舉於鄉凡五上而五困公車因罷不復應制而自以家洞庭更號洞庭漁人人呼之漁人則應它呼之則不應而世貞嘗從吳舍人明卿所得其集讀而異之以為古人耶古人吾何以不識蓋二十餘年而後遊楚而悉之則漁

人乃今楚人而亦死久矣漁人故岳名族其祖曰處
州公榮有子曰提學副使公繼芳提學公二子長曰
玉山公宗其仲為漁人漁人五歲穎異讀書數行俱
下稍長工屬文提學公為兵部郎所師友何仲默崔
仲鳧鄭善夫薛君采楊用脩時相過從竒漁人而試
之下筆萬言立就而當是時漁人慕諸名士為古文
辭私已有所撰著矣甫十六歸試楚不利三年提學
關中許宗魯以漁人冠郡諸生或言漁人能古文辭
則又俾為古文辭益竒而其試於楚且以為當冠楚
諸生會誤携其初試目格弗終試許君爭之不能得

而又三年漁人始舉於楚其名第稍後許君猶不憚
曰豈此曹子眼中物耶當於公車辨之是時漁人業
破萬卷而氣豪視一第無足芥拾家世仕宦又少從
父游燕中所習聞國家掌故將相文武之業甚詳抵
掌而談今古毋能難者漁人既久有名公卿間每試
其文傳誦人人目攝以為當上第及報落則爭駭而
咤歎以為無天是時霍文敏公韜欲䟽薦漁人什褐
備兩制弗果矣最後漁人罷試歸而道聞提學公訃
日夜奔馳哭踊兩目為損凡四載遇醫得神方砭之
復明漁人年三十有八而歎曰丈夫安能齷齪老死

轅下駒哉且夫能衡命者我也能衡命者我也蓋漁
 人所繇稱矣漁人既有家世祿羨盡斥為園圃臺館
 亭榭之屬購異書名畫古器實其中而奇卉恠木環
 之素嗜酒乃益釀酒客來過從者毋問貴賤輒留飲
 飲輒醉醉亦不問客所嚮而其遇佳辰夕奉母兄從
 女弟燕游花竹間怡怡如也漁人間携其子斯億及
 諸生黎學元劉世章輩遊石門玄頂諸湖山勝地遇
 羽人緇流能飲者即傾携釀共之漁人既自命漁又
 不為衣冠時時與樵青釣童狎亡異也興至泚筆而
 書所為詩奇逸飛動龍虬鬱盤已又自歌之感激用

壯節奏頃挫雲傳石裂始恠以為貴人或謫仙人矣
 漁人所著詩文為集前後六十九卷兩都集十卷遼
 言十七篇洞玄誌三卷宋元史論二卷 明初畧二
 卷岳州誌三十卷所輯有孫氏日抄六十二卷王氏
 易七卷天文書八十二卷 國朝事蹟百二十卷求
 言錄十五卷其諸未成書者尤夥漁人固挫名而不
 能盡閱其藏書諸方岳部使慕而請見者漁人弗見
 也即迫之亦見見亦無所報謝而諸公自以虛往而
 飽歸念得見孫君晚漁人時時為後進指說經術藝
 文去而成名者衆又好推轂士士以故多歸之漁人

素強無疾一夕卒得年僅五十漁人之卒也許宗魯
用中丞罷歸關中誌其墓而喬世寧為之表世寧亦
關中人也有一子斯億斯傳俱能讀其父書斯億去
為古文辭而斯傳舉於鄉斯億又為余言漁人未卒
時其女弟數數感異夢有羽葆鼓吹符璽之祥惟漁
人亦夢之幾以為仙去不死噫嘻漁人死矣吾為志
其所以不死者可也

王子曰當漁人之在嘉靖時吾吳有黃勉之氏云其
人咸博學工文章弗肯久隸禮部而罷其所以云蓋
能為不用而不能為小用者也夫以漁人之為隱何
下彭澤令彭澤之聲實冠千古而君子猶窺其微以
為非忘世者何獨漁人哉何獨漁人哉乃其舒卷之
際劇削感概略用酒德以全其天則黃氏固啞乎後
矣

朱邦憲傳

古里閑之士而傾公侯豈盡衡度參伍哉其巨者樹
頤頰信眉抗腕多抑以示揚欲以竒釣名而細者務
蘄中於人之好東贄而西借交西贄而東借交以苟
自重而已余生一得折節而游其間坐是意稍稍怠
蓋晚而獲與上海朱邦憲者識而始自悔曰士誠有

之柰何以鹵莽輕失士哉上海去吾鄉二百里而近
邦憲用文章起聲余竊已耳之既遇於吳門王穉登
所落落穆穆也稍與語稍心異之已而驩然相得也
邦憲故善武昌吳國倫吳興徐中行語絕不及之意
不欲借交以重也朱氏為上海著姓世世受經至同
知佑而以經顯一傳而提舉曜再傳而太守豹益貴
重有名邦憲甫九歲太守見背人或竊少之邦彥就
外傳讀書斬然示頭角矣已治經生義及他小文輒
工流雋郡國補邑諸生高第為太學生一再試不利
輒束所售業而謝之曰歲月吾自曉不以擲汝益讀

先秦古文家言旁及百氏詩書之業燦然矣邦憲白
皙飄鬚善談笑而特好飲客至不復問輒呼酒數行
螾蛾曼睞秦聲燕絲雜伎競進邦憲所舉舫船累十
客人人酌也嘯歌慷慨意若無足當者乃竟酒退讓
逡巡矣性又喜任俠感概急人之難甚於已以德報
怨厚施而薄望即所叩而其人非故識者驟以欲請
亦得飽去所叩而非力所辦者必旁宛為濟之乃已
客或謂曰多施固善而先太守橐裝何幾邦憲曰施
不緣富自性耳且不見夫太史公傳任俠而稱原憲
季次我行之自若邦憲既以文稱薦紳間而太守故

嘗任御史多所推轂其客給事黃懋觀出倅郡故兄
事邦憲甚昵且欲為買田宅邦憲固謝曰幸不至溝
壑柰何以不肖而鬻先人恩邑令黃文煒善邦憲日
造請其廬命酒飲竟夕欲以居閒為邦憲歡卒不得
請而罷趙尚書文華者故太守友也以

天子命視師便宜生殺勢張甚守令惴惴前謁輒報
罷獨好謂上海令吾故人子朱生安在與偕來為言
其家世甚悉令大驚恨不能前為地具樓船裝令邦
憲往邦憲復固謝而操一葉上刺幕府尚書迎勞苦
生欲官乎謝無所事官欲金錢乎謝無所事金錢尚

書大咲而翁駭固有種哉然心益竒邦憲治軍暇則
與投壺雅歌甚適也邦憲念尚書汰顯爭之不得業
以酒解所默挽救不少矣而麾下有梁將軍者為邦
憲尚書重客故夜齋三百金為壽邦憲大驚曰客為
三百金來耶促麾去毋污我而久之尚書還治部竟
以汰敗 天子怒之甚其門下客爭鳥獸匿不敢名
其主而邦憲時時為人言尚書恩至酸鼻矣前是倅
懋觀令文煒先後死郡邑中邦憲為哭調棺歛經紀
其妻子歸塋人或難邦憲不倍德何至客尚書所夫
智伯國士之知豫讓所不辭也毋以難邦憲矣邦憲

為人內行淳至事母蔡夫人所以扶侍萬端冀其歡
蔡夫人歿而邦憲所幸好聲酒一切謝絕至服除而
不忍御者累年養其兄與姊之子愛之甚於己子內
外親之窶待而火者若而人待而土者若而人邦憲
悉家而資與供所善客不倦也其於文法東西京詩
法開元以前諸大家即撰著已脫稿猶令人彈射竄
易務當乃已邦憲名察卿少時人稱之曰象岡已家
黃浦遂稱曰黃浦又自稱醉石居士有八子咸彬彬
世其家余所傳大都云其詳沈明臣王穉登業先之
矣

贊曰自二子之傳朱生而以任俠稱雖朱生亦欣然
自命俠也夫俠者奪情而強為義屈已重已乃朱生
恬穆胡強耶其暢朗多引讓始而信終蓋郭林宗徐
孺子之流云爾雖然以朱生之恬穆無強而不能忘
身後名吾始殊厭名乃亦愛之矣

孝友張先生傳

吾州張先生卒之七年而其子元蒙始克葬兵備使
者蔡公國熙為題其墓道曰孝友先生之墓蔡公賢
者而又操風勵權於是學士大夫類能稱先生云而
元蒙謂貞也慙少所許可屬為之傳先生諱倅字朝

恩其先為州良姓然世受耕耕時奪於儒不能有所給足而儒亦不甚顯以至先生生而父窶瞽廢稍長負笈行從經師不能具脩脯贄挾冊孜孜問難多憐而受之經矣十六為童子師貌故寢短然其自居色恒莊而教習抵夜分不倦所至見嚴憚以名師稱而文亦益工試有司褒然首選已補博士弟子有聲進食學官廩先生既工於文謂一第可拾芥取久困諸生間至食廩垂三十年而不及貢以老惜哉先生性至孝歲所授弟子束帛斛米即以歸養其二尊人猶不給婦顧緝澣而佐之先生自以不能備旨隨得盛饌即嗚咽廢箸也一味之甘可剖而分者以歸奉朝夕不敢私也其二尊人疾先生不解衣而侍湯藥奔走醫巫若狂居恒自謂家雖貧敢以加吾父母哉州當推擇鄉飲賓先生謀之友以隱德進其父褒衣而侍學官退而扶昇以返舍怡怡如也其父母歿先生年已耄哀毀骨立歲時家享俯伏雨涕泣下也撫二弟衣食之推其父產而不以徭役徃家務大小出入悉自任後析箸相去可一舍許居數日不見即營然如有求者見而忻然共案食已寢共被也故其歿而其季為之行三年喪先生生奉二親又饒弟子家

之食指衆俯仰朝不逮夕矣而至於取舍愈益嚴不為捃拾干貨雖其温辭怡顏一切務為謹厚長者然人不得以富貴色御之酒間談出處引滿慷慨曰令吾一旦遇明主立玉階下必有所以少見者夫天下有大樞要君德時政數語立辨胡至掇拾瑣細費卓囊中薄蹠也而吾乃今老矣無可自見矣先生雖格於例不及貢而有司為上其才行御史耿公定向下書旌其門予冠帶予冠帶之明年而先生卒得年七十有三二子元儒早卒元蒙今為博士弟子孝謹益甚及諸孫俱有萬石君家風

贊曰張先生學不純師行不標跡言不華聲隱不詭俗此何稱異齊民哉然使張頤頽握拂矩步樹立門戶者與之絜終原始推表見裏斷不以此易彼也厭貧賤不為苟去要其中必有以勝之然負其畧老困以死七十而不能無動色士固難槩也夫微顯而闡幽以風勵永永則蔡公其人哉

錢穀先生小傳

余故善吳人錢穀先生蓋視余二十歲以長矣而相許為爾汝交錢先生六十餘業謂余吾獲覲私汝度無汝逾者然吾老矣即不諱以不朽累汝余唯唯錢

先生則又謂余古人委蛻化於土而始出於人之口而入於人之耳吾甚悲之且幸而汝欲不朽我於死孰若使我生見之也余故慨錢先生之旨而為之傳錢先生者吳里闐闐人也然其始祖最貴王於吳越累代而其後人名能詩又世受繪自其父曾負才事倜儻竟天於酒獨母唐在而錢先生少孤即好讀書家貧無所蓄書多從邑子游貸且讀母唐謂曰若謬長耳不知吳有文待詔耶而舍而之它游於是錢先生乃委質為待詔弟子待詔恂恂君子而顧多藝能工詩又工書若畫於諸生中獨才錢先生而授之業

錢先生無所不精好然於畫則心通曰夫丹青者得之象內匠之心夫吾欲指締字內奪造化鑄人物而用是拘拘為然於是遂不名其師學而吳中稱畫最聖者曰沈周先生錢先生不相及而間得其秘聲日以起造請時時戶滿履矣錢先生故無家乃又愈不為家徒四壁立待詔過而題其楣曰懸罄志貧也錢先生貧士哉其所手錄古文金石書幾萬卷校讐至丙夜不置而造請畫者時得贏錢以奉母唐滌髓不癯度更羸則斥而召客曰毋念我我腕足為諸君歡也錢先生汎與而所最善以文事相琢劇者待詔

子太學博士彭助教嘉布衣彭年濟州牧沈大謨咸
卓犖奇士相與為游揚益有聲郡守相爭延置錢先
生請益至彌月無所及私事愈益嚴重錢先生以為
賢而錢先生竟用是益貧且老矣錢先生好為詩詩
錯大曆以下語然多不存稿而其所著書有三國文
類抄南北史摭言續吳郡文粹三刺史詩隱逸集長
洲志若干卷藏於家

贊曰嗟夫士孰不欲及身而求愉快乃錢先生泊然
若無營者其趣往奚何量哉顧汲汲然而身後之工
是求則誠可念也錢先生之始祖所謂王吳越者弘
佐弘佐子昱昱工詞翰繪事藉藉有俊聲語曰公侯
之後必復其始夫始者詎公侯已哉

陸秀才傳

秀才姓陸氏初名應節更名鳴僕最後名旅携秀才
生有異質讀書日數百千言十七補郡學諸生聲固
已隱隱起秀才之曾大父大父俱舉進士高第以文
顯其父亦名能世其業而家故貧四壁立乃轉贅依
外家外家里中多貴人灌窳葷日數過從豪飲秀才
旁非咲之曰此土偶而冠奈何辱陸生為也又不肯
為程式文寘案間旋斥之曰僅以待某某可奸時爾

於是秀才歲校有司輒不利而心益厭薄之乃益讀
 左史諸書又好為詩詩甚奇而工於書秀才性孝友
 重然諾嘔嘔卑折口不臧否人故與處者毋論賢不
 肖心更善秀才也夕日客至間與立談咲漏數刻竟
 枵腹去然客愈慕近之戶屢恒滿秀才不旁問生產
 居自適既貧甚一日忽慨然歎曰吾少不量妄計當
 屈於今而信於後夫所以攻苦茹澹耐寒暑而不悔
 者以自為可也乃以為吾親哉則稍取程式文習之
 兩月後有司較小利已乃謝絕故與游者閉戶讀不
 肯休竟勞悴病將死其外家中表時竊言曰昔惡秀
 才不習程式文今乃惡秀才習程式文矣故與游

亦云然秀才滿半歲竟死有子舉輒不育時人為語

曰滄浪天信不慈不見陸秀才乃無兒

贊曰秀才與家君同外王父郁先生故予少得侍之
 其為人濯洗雕飾任真泊如也恒自謂晉人云然秀
 才絕不飲而內行脩潔善奕奕常屈坐人予規之則
 曰箕踞而鍛手自蠟屐者托也予亡以對夫使早卑
 約志意必就貴顯終究其早必有可觀者迺兩失之
 矣

葉君傳

葉君之先魯大父曰文莊公始文莊公與吾先大父
司馬公異起不相及然俱時名臣而司馬女女文莊
之孫衡州公兩家子弟聲習慕好懽甚葉君之始歸
外王父家髻而諸生文甚竒中表目之耳相屬曰是
夫稱為文莊後者葉君數從有司校亡不裒然首列
也以是頗負氣抵掌談說天下事亡論一第足難葉
君者久之竟不第而以太學諸生死葉君素壯未死
可二歲前病病骨立語氣微不屬余使淮揚道還通
葉君吳江舟中不識為葉君也與之語聲非葉君聲
也久而辨其志慷慨竈亡見病態者迺定知為葉君
雖然吾私以慮葉君萎薶不復振而葉君方欲從
而北就選人格為縣官拊循一方吏民死不入循吏
傳乃虛死耳然竟葉君死不得一遂讎志可悲也葉
君為人諒易不設城府其孝友純至蓋天性然母故
吾姑王夫人愛葉君而持之嚴甚君髮且種種矣坐
小故輒長跪請受罰絮數久之乃聽起葉君豪使酒
酒間曼聲為長歌激杳冥頽視一世而微聞王夫人
獲聲輒匿而整容和其音以見不則當復受謫矣二
三知己客葉君坐未定譴浪鋒起素稱給者莫得支
吾間跡葉君他過則嘔嘔厚自卑折為國家策利害

披窾指鍵巧中而不復別治生坐起室中不能名室
所有而以歲時啓文莊公書閣校藏遺經藉毫髮無
誤既病甚手而授二子書恨然曰吾愧負書夫葉氏
自先文莊而來四世矣即亡過中壽者何也且吾顯
不及先人吾欲以所不及而私其餘乃今竟已矣嗟
哉葉君名良才字世德始娶於周氏康僖公女繼娶
沈氏有子二人恭煥鄉貢士恭炫邑諸生春秋五十
有二

贊曰士不幸窮何限乃獨傳一葉君君少而數聲冠
諸生不為窮有二子賢不為無後年五十不為夭雖
然令葉君且不死有可觀者今而已矣吾為之傳其
志耳

王樗全傳

王樗全者余故里中子茂才也始王子生而有奇徵
其父南山氏卜之名之曰之鼎謂且食貴也王子以
茂才應省辟數舉數不利至病以廢乃更之鼎曰樗
全而字之曰康生夫王子之所托於樗者何居今夫
椶梓豫章至才美也朝睨於匠氏之目而夕入其手
鋸之斤之磨削之改以為棟為梁細以為薄櫨末櫨
夫木隨之死而又喪去其故名孰與夫樗之終始乎

樗也雖然王子材而以疾廢者也非樗比也王子曰不然吾疾固似之吾體擁燠而不任規磊節多目而不任雕黻瘳搖落而不任托廕吾疾固似之且樗惡能全子寧見夫千歲而猶樗者乎暴風烈霜歲待而侵凌之野火之所延炙樵薪之所辱而鷓鴣之所狎也吾之所廢幾全者其天耳余曰王子信以為能全其天乎夫樗無待者也王子猶有待者也夫有待之天非天也王子曰不然子非我何以知我之有待我有待而無待者也吾足罷於履而几在食罷於肉而蔬在吾手厭右而左在體厭坐而卧在朝一盂夕

一爵月足圖史口足吟嘯子之天日往矣而我固自如也余咲曰且也子之天全而何以沾沾余言喜也王子不荅王子少好學從師指授經義分夜不倦所為文卓犖有氣然不帖帖於師說以故褒然負俊聲諸生間亦卒以是數困詩好開元大曆語書法健利有致晚得鍾太傅受禪碑習之至忘寢食以故於八分尤精其為人溫恭長者不立城府至所慕說前輩文誼推轂士大夫有味乎其言之也晚雖以疾廢其自題像畧曰讀古人書識古人字澹然無營脫徒名利不出戶庭褫褐茹糲為聖人氓如此而已其所居

不能具竹木遂編萑萑之又為萑屋述見志時人讀而憐之

論曰南山氏者蓋傳所稱司馬季主流其為人抵掌談說利害得失巧中若符竹而乃近失之於其子何也或曰非也夫鼎範金而為之即一旦顯用以烹飪炮炙曾不若釜瀝之為便歷千百歲而質日以古文日以新而賈日以益重則南山氏所以命名指也今王子雖病強而讀先秦西京諸家言刻厲古文辭不休此其外托於形而中為實計者鼎耶樗耶役必有辨之者矣

余翁傳

余所游燕中六七君子蓋有余德甫云而德甫時時言其家大人余翁也德甫為比部郎積三歲勞封翁如德甫官飭冠服而進之一再試輒返之櫝曰以若顯我足尔柰何而以冠服束我比德甫讞浙江獄多所平反歸起居堂下翁顧問所活者幾何末減者幾何具以對翁徐出櫝中冠服御之為酒勞德甫曰今而後而知所以榮我也德甫副憲八閩以餘奉市海錯織文縠絲為壽翁不憚曰吾不家於官而柰何亟汙我褐寬博賦芋栗吾自有之母再也德甫自是惴

惴遣信候安否外不敢以尺布束脩侑矣德甫滿三
 載翁獨貽書趣之歸曰明興吾余鮮顯者即顯若給
 事公不得及二千石若何狀遽及此可止矣德甫亦
 自具疏乞休會中有倭警弗敢上而所奏三載最當
 遷又當封翁忽中飛語罷歸翁迎謂德甫曰若三載
 而不以尺布束脩及我頽而索下垂如振槁然先後
 稱廉平吏胡恤言也德甫跽謝不能以其官婁封為
 恨翁咲曰此吾所以趣而歸也吾惧盡福焉且夫德
 顯之謂顯志養之謂養非世所謂顯養也德甫乃力
 耕給翁翁怡然甘之十二易寒暑矣始公翁受尚書其

父訥庵公有聲北地李先生來視學奇翁才超補博
 士弟子未上邑有訟事其豪謂訥庵公椎易勝也翁
 挺身出代理頌繫三載卒白之然計所受書業稍稍
 廢矣產亦益旁落教授里中諸生自給武昌朱侍郎
 聞而聘之為塾師翁好祿命家言自謂逾五十當貴
 也惟侍郎亦謂翁五十當貴也曰師已罷博士業何
 自貴乎見德甫試而大喜曰是不必期五十師所以
 貴者此子也止德甫游吾門能揚大人以成若而德
 甫果第進士翁甫逾五十也自是侍郎名能知人翁
 之廢書而拮据家難者垂十年教授諸生二十餘年

及德甫而顯者又三十年蓋八十二矣而尚無恙為
鄉飲賓者二十餘然亦不數數赴也好賦詩詩不為
鉤棘語第取達意而至於德甫詩則始而彈射之弗
已既乃激賞且謂文章始弘正間嘉隆之際盛矣何
所繇得此六七君子也翁名敘字良倫改字仲倫門
人尊而稱之曰北崗先生德甫名曰德

贊曰六七君子之與德甫遊也則以中忌故靡不躡
其官者然亦數躡數起而獨德甫至於今未起也余
翁以德甫顯亦獨以德甫躡獲老此於天不亦有餘
厚哉人謂翁寬中少伎素供絕醲堂燬於火不幾微
見顏竟九歲不問葺也此於道宜壽有後乃王生嘉
慕翁事為之傳其中戚然伏悲矣

王樵雲公傳

樵雲公者王氏諱毓字尹成溫之永嘉人嘗葬其父
塚矣而不忍去也廬其傍扁曰樵雲而公又好詩多
與其社中人唱和社中人亦遂呼之曰樵雲公云而
自樵雲公之先世居永嘉之華蓋鄉英橋里俱有隱
德以壽考終而俱單傳至公乃遂有七子公少侍其
父玆謹甚恒韋鞵而治饗膳既成則衣冠而薦之偶
脫竟餐覆器乃退不者屏營不自容亦竟遜匕箸矣

間小失父意長跪謝過非強之起不起也而樵雲公
善耕以其羨規為子母之息宛轉佐歲恒不乏七子
者環欄瑤珙璠璫鑿城公先後為起甲第相望公又好
施予以軀赴人之急比隣火數十百家皆燼公指廩
而予之俾稱力自取給其它孤寡母論踈戚以指計
衣食視公若庫庾也公一言而取成者奉以為符節
毋爽矣七子之子二十八曰埏坦墅牡在堽堽境封
佳墀坡塔厓基壇壝均壑堪陸墳塔填堊垣塾垠二
十八子之子九十四而始有以詩書之業起者然猶
用子孫顯曰封右通政鉦南雄教授贈大理少卿鍊

訓導錫其八也九十八子之子二百六子而益顯曰
太僕寺丞清左叅議澈國子祭酒激鴻臚序班沛贈
太僕丞沛教授洌贈大名推官浥右僉都御史諍其
人也二百六子之子三百五十而顯者曰推官良弼
鴻臚序班良慶鴻臚署丞叔懋按察副使叔果叔杲
僉事贈太僕少卿德光祿署丞叔本其人也三百五
十子之子四百九十而為鄉進士燾如珪光蘊錦衣
千戶如壁其類出且未艾也王氏固彬彬文學忠節
政術著矣叔杲奉使者屬書治吳而以間過余曰英
橋里蓋多山云其初磊珂不可道灌莽相屬自樵雲

公為七第而各以其力自闢數里之內鱗次櫛比矣
乃孰非筭路籃篋以啟山林哉即亡論他姓而王醇
為其族成大都矣日不穀兄弟稱海盜率宗賦城之
幾與郡雄埒

外史氏曰吾聞之崑崙涓涓流耳歷數百千折而派
分灌溉九州之大半抑何神也當樵雲公時而

高皇帝獨身杖一劍以埽制六合周之孫子其麗不
億樵雲公孳然隱夫耳即其後亦遂彙發且世世服
人主休采稱喬木者何居也造化之培栽有專德固
大成大小成小哉

孫義卿傳

孫義卿者諱允方其先青州人也徙於徽之休寧遂
為休寧人而徽俗多徇賈務以貲相高義卿自其兒
時固已心非之而父達挾而賈於吳義卿一旦奉管
進曰將令書東魯家言耶即書吾徽什一也且大人
幸一子柰何棄之賈父達竒其意而許之俾受經博
士義卿所受經亡何而業成還為邑諸生太守行部
筭諸生選舉當何條對義卿請復漢孝廉法又它文
竒竒多漢語太守目之曰即生也孝廉其人者而義
卿又以文高等入紫陽書院則又好精紫陽學以故多

不中俗程困於試晚得請用儒衣冠歸里始父達遣
義卿學而賈中廢家益落然義卿所以共養百方他
賈謬謂父過聽義卿久儒不苦落耶父曰吾不知落
也最後父病瘴漸腐潰義卿躬浣被以掌承潰液蓋
晝夜戢足湯藥者三年而父歿骨僅立且欲下從數
矣已而歎曰吾尚有母也乃益購求旨脆共養有加
月奉諸生米二斛償殮進不足至脫頰飾珥繼之母
歿而痛可知也行營壤地將窆下有伏棺人謂徙之
吉義卿曰是不亦人親哉乃避之避而得吉壤踰年
產芝五色從子珂溝瀆甚篤其里人謂瀆當傳相率

以其室跳義卿不忍日一再往調粥藥且為文禱於
社俄而瀆良已義卿雖以久困儒故挫產然為德不
已嘗僂行聞一嫗哭而聲甚慄恠之曰得無有急于
跡之且欲赴河挽而問其故則子方窘大家責進為
傾橐償之竟去不以名告也居恒謂人學非勤不獲
德非謹不進身非嚴不端家非恕不和俗非孝不敦
人或謂義卿庶幾有之云蓋義卿有子能讀其父書
且孜孜好行德也為名之曰光先光先者光其先也
我志所繇畢矣迨義卿卒業七十餘而光先猶未第
也久之膺貢上春官謁余泣且請曰不肖無以畢先

人志矣其在子之言乎其在子之言乎予悲而許之
又徵之莫生莫生鮮許可當不妄耳

贊曰莫生又云義卿死其鄉人私謚之曰質孝先生
夫處士橫議襲國經制上權奪於下余惡敢從哉然
至夷考其行仁心為質成身曰孝則實居之矣余故
絀其虛而為之志其實語曰附驥尾立千里光先亦
智於孝者哉

張隱君小傳

張隱君有子曰幼于少而多長者之游時時詩寓予
齊中也且曰父實賢吾方因為諸生度無可以顯吾
父者柰何予則雅已從吳門豪少年慕說隱君者微
其事以幼于指而為之傳君讀書獵大較不好為章
句棄之北走燕遼其游閒公子日馳章臺傍擗琴榆
袂跼蹠陸博從耳目暢心志衡施舍蓋暮年而橐中
千金裝行畫乃歸父某公撫之曰見勞苦休矣君謝
就舍已籛然心數曰身幸壯柰何不力作而役吾大
人奉七尺也繇是治養生大指以精出入時低昂操
其贏而已不欲受諸塵市笑然有天幸往往奇羨其
親之餘斥而治齋室塲圃竹木臺沼以第就理居閒
蓄古金石刻彝鼎罍洗書畫翫具甚夥客至輒留之

輒觴咏出傳翫之竟日不告斲也即客有緩急謁君者毋不極意去君之急客也先於已以故里中豪爭趣之家竈突者負責閔者人人自相語何所得張君乎張君來濟矣君故以豪顯第其內行淳至恂然君子也君之母疾病君禱於天刲左股而進之愈又行賈覺心動曰大人得無有恙乎趣騎歸父則已困牀第間待君而起其所以奉兄姊撫弟怡怡如也蓋終其身無幾微忤君所為厚稱長者天性耳其自喜則不靳為一切拘檢之行虎丘石湖上方天平諸名勝履跡恒滿舟而夕履而朝之不為方歸不為日以意自師逍遙尚羊者三十餘年凡吳之出新製冠幘衫帽洒消胃脯傳於人即君手也諸少年以伎求高君竟弗得也君有三子俱穎秀伯仲名能文章家聲隆隆起郡邑守令請從納剡相踵君謝去母所報客從容言有某事某所可以某守令解也君蹙額曰以吾耄而從兒子輩操卿大夫權乎趣觴觴之即不煩客言其事類如此

爽鳩氏曰予不識張隱君何狀也第聞於豪少年者如此友人黃淳父云君名冲字應和其先世鳳陽徙金陵再徙吳為望族或曰張非隱君子也其槩稍類

俠然噫是聞不有俠隱者魯連侯嬴之流非歟今夫士居平跡弛不為當世用者其所負挾誠大意不欲小用之也然又終其身不能不小見之於乎予之所以傳張君者小矣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十四

